

## 第一章 忽有客人來

皇城東面有個古樸小鎮，鎮子周邊有兩座連綿的矮山，人稱小疊山，幾十年前，鎮上出了個狀元郎，出仕後一路升至丞相，小鎮上的百姓與有榮焉，遂改名狀元鎮、紫薇山。

狀元鎮離皇城近，被文曲星的光輝覆蓋後日漸繁盛，竟真出了不少名人雅士。

一日，有返鄉的文人相約舊友想去紫薇山散心，被人勸阻——

「紫薇山三年前被人買下，已是他人私產，不可貿然前往。」

紫薇山雖小，到底是兩座山頭，能將其買下的人家必然是家財萬貫、有權有勢。文人只得放棄，遺憾道：「昨日我遠遠看見山上紅楓遍地，料想如今秋意正濃，小疊池的魚兒該肥了，約上幾位好友臨池賞景，不乏一樁美事……」

小疊山更名為紫薇山，山腳下的小疊池卻被人遺忘，依舊叫著這個古老的名字。如今碧青池水旁佇立一座竹樓，竹樓前方是一塊木板露臺，向前延伸著架在清冽池水上，距水面只有一尺距離，兩側分別是枯黃了枝葉的大樹與一片竹林。

日光和煦，深秋的風從山中吹來，掠過竹葉，發出颯颯聲響。

「吱呀」一聲，竹樓下層的小門被人推開，一個青衣婦人揉著眼睛走出。

她先是到池水前看了一眼，清澈水面被日光照得粼粼閃爍，眯眼細看，見水面浮著無數條魚兒，有大有小，全都翻著白肚，無一例外。

婦人皺眉，走向竹林前的空地，麻利地擺好矮桌與板凳，再布上兩盤糕點與一壺茶水，而後仰頭向著竹樓二樓，喚道：「小姐，該歇會兒眼睛了。」

「哎。」樓上有人回應，聲音很細，被竹門與風聲阻隔，朦朧傳來。

「定是昨日十三走之前在水裡動了手腳，一池子的魚全弄死了，等師父回來，我非得狠狠告他一狀。」青衣婦人埋怨著，去了竹樓的小隔間中翻找起來。

小隔間裡堆積著雜物，等她找到網兜出來，瞧見池邊立著一個粉衫小姑娘。

小姑娘個頭很矮，看著不足十歲，後腦兩側高高挽起繁複的雙髻，簪著亮閃閃的銀花髮飾，髮髻最低處纏著紅豔豔絹帶，長長地垂在後背上，正好奇地朝水中看去。

這一傾身，髮帶從背上滑到胸前，晃晃悠悠垂在了水面上。

青衣婦人名喚菁娘，見狀嚇壞了，驚駭道：「當心！」

施綿從水邊退開，轉過身，一雙烏黑眼眸水靈靈的，背著手露出乖笑，「我曉得，只湊近了看一看，不會掉進去的。」

「那也不成，水邊涼，您可不能再病了。再說這水裡指不定被十三放了什麼，魚兒全都死了，髒著呢。」菁娘快步走過去，拉住她道：「等阿貴回來了讓他把網兜修好，死魚全撈出來，再換了乾淨的活水才能靠近……」

說完這些，菁娘又重複著老調說十三的不好。

施綿耐心聽完，既不贊同也不反對，等她停住了，問：「我可以和貴叔一起撈嗎？」

「多髒啊！」菁娘道：「也就是現在天涼了，放在夏日，水都該臭了。白白淨淨的不好嗎？碰那髒活幹什麼。」

菁娘把破洞網兜放在水邊，牽她到竹林前的矮桌旁坐下，「練了一下午的字，坐

著歇歇眼睛。您年紀小不知道，這眼睛要是壞了，以後可有得受了……」  
菁娘閒不住，把施綿安置好，坐下陪她飲了一盞茶，很快查看晾曬的藥材去了。  
施綿坐在矮凳上，小小的一個，卻也挺直著腰身，保持著大戶人家嫡女應有的儀態。

她手捧白玉茶盞，扭過身看看菁娘在晾曬架子中走動的身影，再面向波光粼粼的池水。

夕陽在水面上折射出刺眼的光線，讓她看不清翻白肚的魚兒。

那一池子魚她養了足足三年呢，一晚上就沒了，真可惜。她在心中惋惜著，仰頭看，看見被青翠竹葉包裹住的一小片天空，有幾隻鳥兒振翅從湛藍的天空飛過，沒有留下任何痕跡。

她等來一陣又一陣的風，一直沒能等到第二群飛鳥。

「也別吃多了，晚上得用膳，還要喝藥。」菁娘的叮囑從背後傳來。

「嗯。」施綿放下手中糕點，撐著下巴看竹林，細長的翠竹被風吹得搖晃不止，其中有一棵上面繫著紅綢帶，是兩年前她親手繫上的。

那時這棵竹子與她一樣高，才兩年，已經融入到蒼翠竹林，高得幾乎能撐起一片天了。

施綿回憶著，突覺林中光影閃動，她定睛在竹林中細看罷，提裙站起，轉身向著菁娘小跑過去，牽著她衣角悄聲道：「菁娘，有人來了。」

菁娘正在檢查曬乾的藥材，聞言向四下張望，見周圍空空，唯有風吹竹葉的沙聲。

「在師父那邊。」

朝著施綿所指的方向看去，透過密密的竹子，模糊有綽約人影。

這會兒小疊池只餘她主僕二人，雖說這一帶百姓安居，多年未見歹事，但誰也不能保證會不會有歹人行凶。

菁娘趕忙牽著施綿上了竹樓，匆匆從床頭小匣子裡掏出兩個瓷瓶。

兩人口中所說的師父是個醫術高超的老大夫，有「東林聖手」之稱，具體姓名無從得知，反正外人喚他大夫，小疊池的人皆稱他為師父。

兩瓷瓶裡是一些迷藥，老大夫特意留給主僕倆防身用的。

菁娘抓著瓷瓶，施綿則是扶窗朝東面眺望。

竹樓很高，窗子掩在枯了的稀疏花枝後，她踩著一個小板凳，方能躍過竹梢看見更遠的地方。

隔著一小片竹林，有座白牆青瓦的簡陋宅院，便是老大夫的住所。

此時，宅院前停著五六人，皆是護衛裝束，敲門未見人應聲，幾人靜候片刻，分別在宅院前尋了地方坐下。

「應當不是壞人。」施綿說道。

菁娘靠了過來，瞧了幾眼，道：「這麼恭敬，說不準是上門求醫的，回頭萬一師父沒能救回就該翻臉了。這種事多得很，您年紀小沒見過，可不能輕信別人。」  
施綿乖乖點頭。

兩人挨窗看了一會兒，見對方一直沒有動靜，菁娘算著時間，覺得阿貴該回來了，叮囑施綿不可亂動，拿著瓷瓶下樓守著了。

施綿繼續在窗邊盯著那邊，她覺得對方不是來求醫的，誰家求醫會在傍晚時來？而且師父擺明不在家，正常來說，他們該離開，改日再來的。

退一步說，她能看見那邊，那邊理應同樣看見竹樓的影子，沒找到師父，該過來詢問一聲或者拜託她們幫忙傳話才對。

可是都沒有，為什麼呢？

施綿總是有很多疑問，整個小疊池只有師父能為她解惑。

「多讀書，等妳身體好了，去外面走走看看，就會發現所有的疑問都能在書中找到答案。」師父這樣說。

施綿便每日認真讀書識字，可整日對著書冊筆墨難免乏味，她想出去走動的，然而她體弱，不能走遠。

菁娘怕她出事，難得出去一次也是瞻前顧後，有個風吹草動就嚇得臉色蒼白，貴叔是成年男人，不懂她小姑娘的喜好，更說不到一起去。

小疊池就一個十三與她年歲相近，可十三特別討厭她，根本不願意與她說話。

施綿想起小時候見過的幾個從兄弟，他們每日呼朋引伴，時常闖禍，也從來不帶她。

夕陽已落下一半，從高高的窗子眺望遠方能看見西面滿天的紅霞，橘色的日光灑落在漫山遍野的紅楓銀杏與綠樹上，構成一幅極其瑰麗的畫面。

秋風席捲而過，遠處的枝葉被吹得起起伏伏，浪濤一般。

施綿喜歡聽風聲，她閉上眼，聽見沙沙的聲響，知道風吹到了竹葉上；聽見嗚嗚哀嚎，知道這是秋風掠過了岩洞；若是夾雜著嘩啦聲，那就是風很大很急，吹得竹樓旁的梧桐葉搖擺起來了。

「咦？」施綿突然睜眼，側耳細聽，捕捉到風中多出的悠揚曲調，比笛聲細，比琴聲清，是她不曾聽過的聲音。

她往東面的宅院看去，見門口數個守衛均恭敬站立起來，似乎在迎接什麼人。

施綿扶著窗櫺踮起腳，隱約看見一輛馬車，車頂坐著一人，聲音便是從那裡傳來的。

馬車駛得很慢，偏生秋風時起時歇，剛剛壓下竹梢，不待她將人看清，竹子又立了起來，再次擋住。

施綿視線隨之移動，忽地，飄渺的聲音停住，馬車頂上的人一偏頭就朝著這邊看來。

隔得那樣遠，施綿卻覺得對方的視線好似化為實物，從竹梢躍過，直直落在她臉上。

那是個少年，她沒看很清楚，但毫無疑問地，她並不認識對方。

施綿輕輕掩窗，動作略微倉促，人藏了起來，髮髻上長長的朱紅絹帶卻被風留在了窗外。

一個小姑娘？

嚴夢舟沒過多理會，一腿屈著，一腿支起，手肘搭在膝上重新將竹葉湊到了唇邊。將吹奏起時，瞧見竹梢掩映下的小窗悄悄開了條縫隙，那條飄在風中的絹帶開始往回收，但大概是怕人發現，收得很慢，一寸一寸的。

嚴夢舟放下竹葉，一翻腕，掌中多了塊圓潤玉石就要對著小窗彈出，突然間卻停住了。

那裡面是個姑娘，年歲很小。

算了，不過是被人偷看幾眼。

他將玉石收起，手指一鬆，竹葉隨風飄走，然後單手撐著車頂，身形一矮，隱入車廂。

車廂中有一鬍子花白的老者，被突然竄進來的少年驚嚇到，無奈地搖頭，「小疊池盡是老弱婦孺，殿下這性子需收斂一二，以免嚇到人。」

「難怪大人會帶我來此。」老弱婦孺，從道義上就對他進行了約束，讓他無法如往常那般肆意妄為。嚴夢舟似笑非笑，「想來這幾人都不是什麼好相與的。」

「非也。」老者道。

老者姓袁名正庭，十九歲高中狀元，多年來在大江南北任過無數官職，後回京委任，官至右相。清廉公正，糾過皇帝的錯處，教出許多學子，也處置過無數貪官汙吏，一心向民，在百姓心中有很大的聲望。

他半年前辭官，歸根狀元鎮上。

月前，宮中傳來聖旨，送來一人給他管教，便是眼前這位少年，與太子一母同胞的四皇子。

這位皇子幼年曾流落民間，前不久方才找回，回宮不足三個月就攪得宮中不得安寧。

帝后念著他流落在外受了苦，對他多有袒護，直到前不久的秋獵上，他竟明目張膽射殺了兩個官宦子弟，又將六皇子綁在馬後，拖行至深山活埋，若非太子及時察覺異樣，六皇子就要活活憋死在地下了。

後來雖證實是六皇子指使那兩個官宦子弟為難嚴夢舟在前，但四皇子毫無皇家行儀、出手狠辣的事情已經流傳開來。

皇帝狠心教訓這個兒子，然而嚴夢舟桀驁不馴，認定自己沒錯，被侍衛強押著跪下時，那雙清冽的眼眸狠戾如狼，看得皇帝心頭發涼。

皇后為這個早年丟失過的兒子憂思成疾，皇帝又不能真的下死手去教訓，便將人交給了辭官的袁正庭。

袁正庭已年過耳順之年，斥責過帝王，斬殺過昏官，樹敵無數尚能全身而退，自有一番能耐，只與嚴夢舟處了數日就看出了他的本性。

不壞，對老人家還算敬重，只是人惹他一分，他必回以十分。

袁正庭有心教導，奈何他桃李天下，唯獨自家子孫沒一個成器的，大到宅院分配，小到一餐一飲，每日都在爭吵，府中滿地雞毛，他根本無暇分心。

前日他訓斥三個年近四十的兒子時忽聞譏笑聲，一抬頭，見頭頂槐樹上不知何時

多了一少年，擺明是在看他家的笑話。

家醜被外人看去，袁家四個加起來快兩百歲的人，全部漲紅了臉。

後來，袁正庭將這位四皇子十四年來的人生從頭到尾捋了一遍，天亮後帶著嚴夢舟來到了小疊池。

小疊池的人不好相與嗎？不，準確來說，除了脾性暴烈的十三，其餘都是溫和的性子。

但嚴夢舟不信。

敬重歸敬重，他知道自己是在別人眼中頑劣不馴，也知道袁正庭的任務是在他脖頸套上韁繩，好將他這匹野馬馴服。

誰會願意套上枷鎖呢？

往前行駛不久，馬車停住，車夫道：「袁先生，到了。」

夕陽已沉下，四周更顯晦暗，嚴夢舟率先跳下來，轉身攙扶花甲之年的賢臣。

袁正庭欣慰地伸手，落地後，先他們一步抵達的護院道：「老爺，院門鎖著。」

「是鎖著的，鑰匙在菁娘那。先生稍待，我這就去取。」車夫恭敬說著，等袁正庭點了頭，轉身快步進了竹林。

竹林中鋪著一條彎曲的碎石小徑，越往裡光線越暗，但是車夫輕車熟路，絲毫不為眼前的昏暗阻撓，沒幾步，眼前出現光亮，是菁娘一手提著燈籠，一手牽著施綿向他走來。

「貴叔。」施綿清脆喊道：「我在上面瞧見了，是先生來了。」

貴叔趕快迎上去，道：「是，我回來的路上碰見袁先生，就與他們一道了，因此誤了時辰。」他接過燈籠，側身照著路，繼續說：「袁先生要在師父那住上兩日，小姐您正好可以向他請教學業上的困惑……」

過了竹林，施綿跟著菁娘到了袁正庭面前，大大方方地行禮請安。

袁正庭含笑受了她的禮，問：「近日可還安好？」

施綿回道：「安好的，每日都有按時吃藥。」

「上回讓人給妳送的書可都讀了？」

「讀了，字也臨摹完了。不認識的去問了師父，都弄清楚了。」施綿認真回答，

「對了，先生上回送來的書裡夾了幾張潦草的手稿，我覺得那個字更好看，像被北風捲起的漫天飛雪。」

兩人說話間，院門已被打開，宅院門口的燈籠被護院點亮。

秋日最後一絲餘暉與燭光交映著，照亮在這一老一小身上。

袁正庭捋著長鬚回憶了一下，未記起什麼手稿，低眼看見搖曳的燭光在九歲小姑娘紅潤的面龐上跳躍，不由得想起三年前初見時她那奄奄一息的模樣。

竟已過去三載了。袁正庭微歎，餘光向身側掃了一眼，瞥見滿面無聊的嚴夢舟，若無其事地收回後，他指尖在施綿額頭點著，笑道：「人小小的，心思倒是野。」

施綿不明白這個「野」是指什麼，能聽懂的只有其中帶著慈愛，她手指纏著垂到身前的絹帶，赧然笑起。

天晚了，袁正庭這一行人多是強壯男子，怕菁娘與施綿不便，在門前說上幾句話

便催她們返回竹樓。

施綿向他行禮道別。

貴叔挑著燈，菁娘護在施綿右側，她一轉身，正好斜斜迎上吹來的晚風，髮髻上繫著的朱紅絹帶隨風飄起，落到了一側抱臂而立的嚴夢舟手背上。

施綿早早就注意到他了，小疊池很少來外人，尤其是比她大不了幾歲的少年人。長得俊俏，個子高，還會吹竹葉。施綿很好奇，只是袁正庭不開口介紹，她也就沒有問。

飄過去的髮帶給了她光明正大看過去的理由，然而方一偏頭，就見少年頭也不抬，揮灰塵似的動了下手，絹帶便從他手背滑落，被風托著飄在空中。

這舉止帶著點嫌棄，不太友好。

施綿眨了下眼，已抬起的眸子自然而然地向後，似不捨般轉身，對袁正庭道：「先生，明日我再過來看您。」

袁正庭和藹道：「好，快回去吧。」

絹帶引起的意外被化解，施綿乖順地轉回去，這次一個眼神也沒再朝嚴夢舟看。

## 第二章 人憎狗嫌的男孩

翌日，菁娘敲門進來，看見窗子開了條小縫，施綿正踩著板凳趴在那裡偷偷往外看。

「當心閃了風。」山裡的清晨格外的涼，泉水冰得像刀刃一樣。

施綿合緊窗子，扶著牆面從矮矮的板凳上下來，跟著菁娘洗漱後，坐到梳妝臺前問：「和先生一起來的那個哥哥是誰啊？」

「阿貴說是官宦家的公子，說是姓嚴，闖了禍被攆給先生管教的。」菁娘正在給施綿梳髮，她一頭濃密的烏髮是少見的蓬鬆捲曲，打理起來比較麻煩，每日都要耗費菁娘很大的精力才能梳成髮髻。

「他闖了什麼禍？」施綿好奇，腦袋才動了一下就被菁娘從後面扶住，又給她轉了回來。

「別動。」菁娘又說：「阿貴也不清楚。」

施綿兩手撐在梳妝凳上，雙腳前後晃了晃，道：「方才我瞧見他和護院比劃拳腳，真厲害呀。」

菁娘臉一板，囑咐道：「那更得離他遠一點了。我跟您說，十四五歲的男孩子最難管教，稍有不慎就會走上歪路。您瞧瞧十三，是不是人憎狗嫌？上回您貴叔和他一起去鎮上，豬肉鋪的狗看見他都藏起來……」

施綿嘴角一彎，悄悄笑起，心道：真有趣。

她也想去鎮上採買，順路看看那隻可憐的小狗，可惜菁娘說那兒太血腥，不適合她去。

菁娘幼年貧苦，不曾好好裝扮過自己，現在每日都逮著施綿打扮，想讓施綿在袁正庭面前看著更活潑些，特意給施綿梳了靈巧的雙耳髻，簪上金花首飾，再換上橘粉與水紅相間的蜀繡襦裙，就成了一個活潑精緻的高門小小姐。

下了竹樓，貴叔正撐著個小船在小疊池裡打撈死魚。

菁娘把施綿安置在簷下小桌邊，端了溫水、膳食和一盅藥過來，道：「小姐先用膳，我去幫阿貴把那些魚處置了。得埋遠一點，省得腐屍引來蟲蟻烏鴉。」

怕敗了施綿的胃口，菁娘與貴叔特意選擇離得很遠，在小疊池的另一邊打撈，施綿眯起眼也看不見一條魚兒。

簡單吃了幾口早膳就停下，施綿看看提著木桶沒入林中的菁娘二人，再偏頭看竹林，然後把面前動了幾下的早膳端回小廚，只留下一個藥盅。

藥還燙著，她打開盅蓋，捏著勺子舀了一勺，輕輕吹著，還未進口便聽見一聲口哨。

施綿抬頭，看見竹林中走出一人，身著月白色衣袍，背上負著一張長弓，掌中持著一截細竹，踏出竹林的瞬間起了風，他零碎的額髮被風吹起，露出光潔的額頭。正是昨日嫌棄施綿髮帶的少年。

「小鬼，妳家大人呢？」

施綿把藥盅蓋好，坐端正了，繃著小臉道：「我不叫小鬼。」

「我管妳叫什麼。」嚴夢舟不耐與小丫頭片子說話，朝竹樓裡抬了抬下巴，「袁先生讓我問問還缺什麼藥材，快喊妳家大人出來。」

施綿瞅他一眼，道：「不用你問，待會兒我自己去與先生說。」說罷挪動著轉了個方向，背對著嚴夢舟。

過來問話非嚴夢舟本意，實在是山腳下僅有的幾個人不是老弱就是家僕，著實無趣，他想入山打獵消磨時間，袁正庭知曉了就讓他順路採摘些草藥，才有他過來問話這一遭。

沒想到竹樓裡就剩下一個小丫頭，話也說不清。

嚴夢舟最厭煩與小孩子打交道，其次是姑娘，而打最初他就對小疊池的人抱有惡意——施綿把這幾樣全占了。

他轉了下手竹節，敷衍地俯身作揖，「敢問姑娘尊姓大名？」

背對著他的施綿嘴角一彎，雙腳挪動著轉回來，歪著頭道：「我叫小九。」

「小九……」

「因為我今年九歲。」施綿脆生生搶聲。

嚴夢舟對她姓甚名誰、是何歲數沒有一丁點兒好奇，聽到這裡，覺得這姑娘不是腦子不好使，就是在拿他尋開心。

他隨口問：「那妳去年叫小八？」

施綿雙眼笑成月牙，重重點著腦袋以示肯定。

嚴夢舟挑動眉梢，「這麼說，等妳七十八歲，就該叫小七十八了？」

「對呀。」施綿圓臉紅潤，假使她真的能活到七十八歲，她是不介意叫這個名字的。

小九是施綿的乳名，當然不是因為她今年九歲，她只是與嚴夢舟開個無傷大雅的玩笑。

嚴夢舟也完全不信，名號問罷，重複最初的問題，「小九姑娘，妳家大人呢？」

「不用菁娘，我就能告訴你。」施綿指著後山，口齒清晰道：「若是去西面，就

採些鉤藤和菖蒲，去南面的話，多採些佛掌榕、荊芥……」連說幾種草藥，最後道：「佛掌榕與斷腸草相似，要當心些。還有，碰見山楂樹的話，能幫我帶幾顆山楂嗎？」

她說得再怎麼有條理，在嚴夢舟耳中也如嘰喳鳥雀聲一般，他一個字也沒認真聽，第三次問：「妳家大人在哪？」擺明是不信任。

施綿看著他散漫的表情，小臉一繃，道：「在忙，你等著吧。」

比之德高望重的袁正庭，嚴夢舟更願意與這個有點小脾氣的姑娘相處，畢竟袁正庭不動如山，不論他做了什麼都能平心靜氣地與他講道理，讓人有氣無處撒。這個姑娘就不同了，不想搭理她的話，語氣惡劣點，她就轉過去自己生悶氣了。嚴夢舟樂得這小丫頭片子不纏著他，左右看看，見施綿身邊有個空的圓凳，要借坐，勢必得與人說話，他眸光偏掃，幾步走到竹樓附近的一棵高大梧桐樹下，腳底在樹幹借力一蹬，飛身一躍，攀著樹枝竄了上去。

施綿餘光瞥見人影閃動，一扭頭，看見人已上了樹，屈著腿背靠樹幹，拿著把匕首削起了竹子。

她何時見過身手這樣敏捷的少年人，呆了一會兒，丟下湯匙跑到樹下，仰著頭問：「哥哥，你叫什麼名字呀？」

嚴夢舟居高臨下地瞟她一眼，手上繼續削著竹節，淡漠地道：「十四。」

施綿唰的紅了臉，張口欲言，細細的竹屑洋洋灑灑飄到了她身上，她匆匆提著裙子避開，離得遠了些，她好聲好氣地道：「哥哥，方才我是和你鬧著玩的，小九是我娘給我取的乳名，不是因為我九歲。我大名叫施綿，綿綿飛雪的綿。」

「哦，我不是鬧著玩，我大名就叫十四。」

施綿一時無語，眼巴巴地看了一會兒，她道：「哥哥，你才十四歲就長這麼高了啊，真厲害。」

「再怎麼討好，我也不會帶妳玩，一邊去。」

施綿的心思被戳穿，咬著唇又向上看了一眼，只能看見斜斜的樹幹與垂下的衣襬，還有細碎的竹屑翩然如落雪。

不帶就不帶吧，菁娘說得沒錯，這個年紀的男孩子真討人厭。

施綿小跑回桌邊，藥已經轉成溫熱，她兩手捧著藥盅一口氣喝完，拿帕子擦了嘴，再將藥盅放回小廚，出來時手中多了一捧稻穀。

飽滿的稻穀灑在竹樓前的空地上，很快引來一群鳥雀。

過去很多的日子裡，其他人都有事情要忙，她讀書寫字疲累了，就這樣在太陽下撒著稻穀吸引來鳥雀，不論嚴寒酷暑，總會有幾隻鳥雀陪著她。

鳥雀早已習慣被她投食，有大膽的甚至跳到她裙邊，去啄她鞋面上的穀粒。

施綿被啄得有點癢，把腳往裙下縮，胖鳥跟著跳動，毛茸茸的腦袋半掩在了榴花羅裙下，她便再把腳往前送，托著灰撲撲的圓滾鳥雀出來。

被嚴夢舟嫌棄的鬱悶情緒一掃而光，施綿與鳥雀玩也覺得開心，她又撒了一片稻穀，鳥雀蹦蹦跳跳離了她的鞋面，與同伴爭搶起來。

正高興著，一道尖銳的破風聲呼嘯而來，施綿聽見了，尚未來得及朝聲源處看，



已有一支竹箭「篤」的一聲扎進鳥雀堆中，刺在其中一隻的翅膀下。突如其來的異變讓施綿一驚，心臟被利爪抓住似的驟然收緊，在那一瞬間停止了跳動。

十數隻鳥雀受驚，撲騰著翅膀嘩啦啦飛走，轉瞬沒了影子，只留下捏著一撮稻穀入定般的施綿、散落在木板地面上的穀粒，還有那支粗糙的竹箭。

箭矢尖端沒入草地，並未刺中鳥雀，而是釘住了一片灰色雀羽。

樹上的嚴夢舟看著那片雀羽，「嘖」了一聲收回長弓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準頭還成，獵幾隻山雞野兔不成問題。」說罷翻身落地，朝著竹箭走來。

施綿人呆滯著，像在雲端走了一遭，只這一會兒功夫，後背心已沁出冷汗，好在前不久剛喝了藥，溫熱的氣流在經脈中流轉，衝入心臟，使她心口重新跳動起來。她微合眼，冷不防飛來的箭矢在腦中放慢重演，被穿透的風、竹箭的軌跡都變得有跡可循，最終竹箭擦著鳥雀刺入草地。

再睜眼，腦中畫面與斜斜插在地上的竹箭重合，施綿輕舒一口氣，恢復了原樣。箭矢就在她面前兩步遠，她搶在嚴夢舟前面抓住竹箭，可惜竹箭尖銳的一端扎得深，她拔不出來。

「讓開。」嚴夢舟俯視著她命令道。

施綿不喜歡仰視別人，這樣即便是得理也處於下風一樣，爭辯都沒氣勢。

她直起身子，可是隔著五年的歲數差，即使踮著腳她也才到嚴夢舟胸口。

菁娘說十幾歲的男孩子，吃得比豬多，長得比狗快，果然沒錯。

「我又沒妨礙你，你做什麼要故意嚇人？」

嚴夢舟射出那一支箭是想試試新削好的竹箭的準頭，既然要打獵，自然是要用活物來試，啄食的鳥雀就是最好的目標，再說了，他要射的本來就是雀尾，一沒傷到人，二未射穿鳥兒，施綿說的「嚇人」，他是不認的。

他嫌小丫頭糾纏不休，懶得解釋，甩著匕首收入腰間，道：「我高興，讓開。」

施綿被他的無禮惹惱，遠遠看見菁娘與貴叔的人影，心中稍定，毫不客氣地回道：

「這座紫薇山是我的，一草一木都是，我不高興你用我的竹子。」

嚴夢舟知曉這座山被人買下，沒想到山的主人會是一個小丫頭，聞言愣了一下，再看眼前氣呼呼的施綿，滿身綾羅和精美刺繡，頭上金絲纏花與脖頸上碩大的珍珠，無一不昭示著她是富貴人家的千金。

他無意與皇宮之外的人有任何牽扯，對施綿是哪戶人家的姑娘漠不關心，哼笑一聲，丟下背上的長弓，轉身離去。

貴叔先菁娘一步到竹樓前，望著簡約長弓與刺入地面的竹箭，皺眉低問：「小姐，可是嚴公子欺負您了？」

「沒有。」施綿否認。

貴叔一想也是，嚴夢舟是袁正庭帶來的，討嫌歸討嫌，傷人應該是不會的。

「他來是要做什麼？」

「幫先生問話的。」施綿說得模稜兩可。嚴夢舟原本是要上山打獵順便採藥的，弓箭都扔了，現在看來是不會去了，那就沒必要將最初的問題轉述了。

怕貴叔接著問，施綿把長弓遞給貴叔，打岔道：「這是他做的弓箭。」  
貴叔不疑有他，接過長弓端詳後，再拔出竹箭在手中掂了掂，發現二者均是樸實無華，卻實用大於外在。  
京中公子哥們偶爾會自己做些簡單兵器，但多少帶著炫耀的心思，做得華而不精，他手中這副卻截然不同，貴叔不由得疑惑，「這位嚴公子既然能與袁大人扯上關係，必是權貴家的公子，怎麼會這種粗人手藝？」  
施綿看不出來做弓箭的手藝有什麼區別，小聲嘟囔道：「本來就是個粗人。」

日和風暖，袁正庭在簷下翻看施綿的功課，考校她幾個問題後，滿意捋鬚，道：「老夫近日忙碌，未來得及給妳挑選新書，過幾日再差人送來。」  
見施綿點頭，他又道：「這次老夫特意多帶了些護院過來，本想讓人去山裡幫著採藥的，沒想到來的不巧，竟撞見妳師父外出……」

「不礙事，普通草藥貴叔能去採，其餘的鎮上有賣，再有缺少，我就寫信給爹爹，讓他採買好送過來。」

袁正庭自己有三子兩女，孫輩中最大的已成親，最小的恰與施綿同歲，可在他看來，這些同輩中沒有一人能與施綿比肩，無論是心性還是讀書。

他頷首，看著隔著矮桌對坐的小小姑娘，稍沉吟，問：「入冬後就是年關了，想不想妳爹爹回來陪妳？」

聞言，施綿愣住。

三年前，施長林在袁正庭的指引下找到了東林大夫，把氣若游絲的施綿從閻王爺那搶了回來，那之後，他買下這座山頭，留下所有錢財，隻身去了外地做官。此後，來往書信與金銀珠寶不斷，但無論是團圓佳節還是年關新歲，足足三年，施綿都未再見過親生父親。

乍聽袁正庭提及施長林，施綿恍惚發覺，她已記不清父親的容貌。

「若是想，老夫可以向陛下請旨調他回京。」

袁正庭已辭官，但向皇帝進言請調一個外官只是一句話的事，況且施長林這幾年多有建樹，且出身京中望族施家，數年前也曾是京中閨秀仰慕的風流佳公子，只要施綿想見，不論施長林是否願意回京，袁正庭都能讓他回來。

袁正庭平靜地看向施綿，看見她向來清亮的雙眸泛起迷霧，略顯肥的臉上露出徬徨，仍帶著細絨的雙眉蹙起，是宛若冰上行走，無處落腳的無助。

他輕歎一聲，正要開口，見施綿低下了頭，喃喃道：「他不願意回京，那就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「撲通」一聲巨響從旁邊傳來，施綿被嚇得心尖猛顫。

好在聲音離得遠，她輕緩地換了口氣，抬頭見袁正庭關切地看著她。

施綿乖巧一笑示意無礙，轉目看去，見竹籬笆外落葉紛飛，嚴夢舟腳下踩著灰衣侍從，俯身垂首，冷笑道：「你已經死了。」

貴叔說他們隨行五人，四人是袁正庭帶來的，一個是嚴夢舟的護衛。

被踩在腳下的正是嚴夢舟的那個護衛，兩人在一旁比試，看樣子是護衛失手了。

而護衛身下是被打爛了的曬藥架，筐蘿裂開，半乾的草藥與枯葉混在一起，灑落在地。

施綿頃刻便不記得前一刻在說什麼了，她高聲道：「那是菁娘清早才晾曬的。」嚴夢舟抬眼，施綿這才看見他臉上青了好幾塊。

「會賠償給妳的。」嚴夢舟說完鬆了腳。

護衛捂著心口爬起來，狼狽地向袁正庭與施綿拱手，「先生，姑娘，所有損失屬下會翻倍賠償。」

這人是袁正庭帶來的，施綿不知道該不該應下所謂的賠償，猶豫著看向袁正庭，卻見袁正庭端起茶水吹了下，意有所指道：「他家有潑天富貴。」

此話一出，施綿雙目圓睜，嚴夢舟和護衛則是面露疑惑，不明白他為何這樣說。不過嚴夢舟很快明白了，因為施綿臉上飛起紅霞，看著既像羞慚，又像極力按捺的歡喜，只用了幾個呼吸的時間，羞慚就消失無蹤。

她眉開眼笑道：「那裡面晾曬的是百年靈芝和天山雪蓮，價值千兩。」

護衛驚疑，踢了下混入枯葉的甜根子，這分明是最普通的藥草……

再看另外幾人，袁正庭恍若未聞，小姑娘紅著臉偷笑，而嚴夢舟眼眸一低，再抬起時已無任何情緒，掃了護衛一眼，道：「記住了？依價賠償。」

施綿所經手的錢財，多是施長林差人送來的俸祿，每季有數百兩，她對「潑天富貴」沒有十分清晰的認知，更沒有訛詐人的經歷，謊了個千兩白銀，料想嚴夢舟定然無法接受。

出乎意料的，嚴夢舟沒有半句辯駁，護衛似有異議，看了看他的臉色，沒有開口。他二人接受的太快，讓難得有機會使壞的施綿興致一下子削落許多。

嚴夢舟對她肉眼可見的低落情緒視若無睹，他可沒興致哄小姑娘開心，施綿不高興他動紫薇山的東西，他便什麼都不動了，與護衛切磋完更覺無趣，但是再無趣，他也不願意陪個女娃娃玩，遂帶著嘲弄的意味開口——

「施姑娘，這房屋可許在下踏足？」

一聽就是記著清晨的矛盾呢，施綿撇過臉，悶聲說道：「這房子是師父的，師父不在，就聽先生的。你既然是先生帶來的，自然是進得了的，而且我說的是不高興你動我的竹子，沒說不准你動其他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「砰」的一聲，木板門被用力合上。

施綿面朝緊閉的房門，心中覺得這人真小氣。

袁正庭將兩人的相處看得一清二楚，默默搖頭，但並不插手，飲盡茶水後，支使護衛將雜亂的院落清掃乾淨，繼續問施綿學業上的事情。

一老一小慢吞吞對答著，時有沉默，不說話時便就著遠處的紅楓銀杏安靜飲茶，再無人提起施長林。

近晌午，施綿沒忍住，覷了眼緊閉著的房門，小聲問：「訛詐他那麼多銀錢，他竟然一句話不說就答應了……他爹娘知曉了會不會生氣啊？」

袁正庭笑道：「不會，儘管放心。」

施綿想了想，猜測道：「那就是他真的很難管教，他爹娘是看在先生您的面子上，

才不計較這些的。他是王侯家的子弟嗎？」

上面有長輩壓著，但年紀輕輕就能隨意支配上千兩銀子，京城裡沒幾個這樣的少年的。

施綿記得幾年前，三叔偷偷花了五百兩銀子，就被三嬸撓花了臉。

袁正庭簡單回道：「他不喜別人提及他的出身。」

施綿一聽便捂住了嘴，就像她不喜歡別人問及她父母一樣，她很能理解嚴夢舟不願提及出身。

看著不再追問的施綿，袁正庭又一次記起自己家那幾個孫輩，這話放在他們身上，是沒一個能聽進去的，定要死纏爛打問個明白。

包括嚴夢舟，他不打聽小疊池等人的來歷，是因為他根本就沒打算久留，畢竟誰會在意擦肩的路人？若是換成其他幾位皇子，恐怕就算是威逼利誘，他也要把人弄清楚。

### 第三章 害她暈倒

此時的嚴夢舟也在揣摩袁正庭，袁正庭把他帶來，是為了拴住他，可用什麼拴呢？小疊池目前有三人，他均已見過。

一個貴叔，話少強壯，有武藝傍身，平常做的是護衛、採藥和一些重活雜活；一個菁娘，是照顧施綿的，也算是半個當家人；施綿，一個不太老實的小姑娘。這幾人沒一個有能耐牽制住他，那袁正庭的目標就是外出的東林聖手和他徒弟了。外出看診，不知幾時能回，他們便要在小疊池等候，可見名滿天下的賢臣也有處事不嚴謹的時候。

被懷疑老糊塗了的袁正庭在施綿回了竹樓之後，重複叮囑起嚴夢舟，「來時老臣便與殿下說了，小疊池多老弱婦孺，請殿下收斂稍許以免嚇到人。」

「我一未傷人，二未見血，還不夠收斂嗎？」嚴夢舟稍頓，又皺起眉，「你該不會是指與護衛切磋的事吧？」

若是連與護衛切磋都不許的話，他就不打算受什麼皇命拘束，翻臉得了。

袁正庭道：「小九有病在身，受不得驚嚇。」

嚴夢舟嗤笑一聲，「先生既為她擔憂，當去提醒她多避著我，而非讓我束手束腳。再者，先生覺得我的存在會使她病情加重的話，我此刻便能離去。」

話說到這裡，他的態度很明確了，不會因為任何原因忍讓施綿。

袁正庭滿是皺紋的臉一片凝重，在心中合計片刻，定音道：「如此，午後殿下便與老臣離去吧。」

他短暫的盤算和這句妥協的話，讓嚴夢舟更加確信，他此行的目的是東林聖手，只是行醫治病的大夫如何約束他？

來者是客，菁娘將施綿送去袁正庭那，就著手準備午膳好款待袁正庭。

小疊池人少，沒那麼多規矩，她下廚，貴叔便看著火和藥爐，施綿回來後，偶爾也會進來看一看。

「我可以自己看著藥爐。」

菁娘抓了一把稻穀塞給她，推她出小廚，「煙燻火燎的，對眼睛不好，餵鳥去。」

要不先吃點東西？清早就沒吃幾口，該餓了吧？就該看著您吃的……」

施綿拒絕了投食，在空空的竹林前撒下一片稻穀，幾隻鳥雀藏在竹葉中嘰嘰喳喳，卻沒有一隻敢跳過來啄食——都被嚴夢舟那一箭嚇著了。

她等了一會兒，避著菁娘的視線，躡手躡腳來到小壘池邊，人離得遠了，那些鳥雀才敢落地。

施綿憂愁地歎氣，現在好啦，能給她解悶的鳥兒也不敢親近她了。

她往水中看，池水清凌凌的，邊緣處較淺，嶙峋碎石清晰的映入眼中，中間浮著幾根黑黃的水草，慣常可見的肥碩魚兒一隻也沒有了——這是拜十三所賜。

站著看得久了點，施綿眼前忽地一暗，身子搖晃了幾下，她趕緊閉著眼向後退，憑著記憶確信處在安全的地方了，這才慢慢蹲坐下去。

稍許，眼前昏暗層層退開，施綿睜開眼，維持原動作緩了一會兒才咕噥道：「真討人厭！」

嘴上說著討厭，心裡其實是羨慕的。十三可以漫山遍野地跑，整日不回來的時候都有；嚴夢舟隨時可以離去，就算在山中，他會製弓射獵，一定也是來去自如的。唯有她，不能輕易離開小壘池，因為不按時喝藥，她會死。

施綿只在池邊坐了一小會兒就被菁娘發現了，正好她的藥煎好了，施綿便被貴叔領著，先一步送去袁正庭那。

貴叔人高馬大，話少，但是心思細膩，穿過竹林時，悄聲說：「小姐若是覺得小壘池無趣，我去與袁先生說一說，等他離開時，咱們跟著去他府上做客幾日，反正師父留的藥是夠用的……」

施綿搖頭，她曾去過兩次，見識過袁正庭府上的混亂與荒唐，是挺有趣，但她自知需要人小心翼翼地照顧，不願給別人添亂。

「也是，他府上時常有京宮拜訪，被人認出來傳到家主和老夫人耳中不好。」貴叔以為她在為這事憂心。

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，施綿便沒有否認。

竹林小徑是用碎石和小塊不規則石板鋪就的，施綿提著裙子跟在貴叔身後，專挑小石板踩，每大步跨出一下，髮髻上的絹帶就隨風舞動起來。

將要踏上最後一塊小石板，眼前白光一閃，似有人落在前方，施綿下意識抬頭，貴叔已飛快偏身，寬厚的身軀將施綿的視線遮得嚴嚴實實。

「我家小姐受不得驚嚇，還請公子莫神出鬼沒。」貴叔沉聲說道，語氣中隱含怒火。

「我午後便走。」

聽出嚴夢舟的聲音，施綿明白了，又是他在嚇唬人。

該生氣的，可是小壘池鮮少有人來，難得一個與她年歲相近的，也轉眼就要離開了。

施綿瞬間就原諒了他的種種冒犯，從貴叔身後探出來，依依不捨地問：「哥哥，你是特意來和我道別的吗？」

「不是。」他巴不得離這種需要人精心伺候的小姑娘遠一點，絕無可能與她好聲

道別。

施綿神情略有些失落，「……啊？」

「你是練家子。」嚴夢舟全然無視失落的施綿，直視著貴叔說道。

少年羽翼未滿，肩背繃著薄薄的肌肉，眸中閃著細碎的光，充滿挑釁。

自回京後，護衛皆知曉他的身分，切磋時不敢動真格的，可貴叔不同。

第一回見貴叔，嚴夢舟就看出來他身手不錯，當時在趕車，他沒動手。抵達小疊池後，貴叔忙著雜事，兩人未再碰面，如今他就要離去，再不與人過招就沒機會了。

因為弓箭與眼前這事，貴叔對他的印象很差，手上端著施綿剛熬好的藥，勉強維持著禮數道：「小的是做雜活的粗人，所以力氣大了點，當不起練家子。」

嚴夢舟上下掃他一眼，眸光一突，猛地攻了上來。

貴叔雙手端著滾燙的湯藥，身側便是施綿，怕傷著她不敢讓開，硬是空出一隻手迎戰。

施綿被突然的打鬥驚住，連退幾步躲進竹林，高聲喊停，她心中一急，頭腦驟然發暈，眼前纏鬥的人影與映著藍天的竹林旋轉起來。

她摸索著扶住身旁的竹子，穩住身形努力睜眼，卻只能看見一片灰白。

那廂，菁娘循著聲音趕來，剛看見施綿的身影正要開口詢問，就見熟悉的藥鍋摔在地上，深褐色的湯汁四濺，潑灑一地，同時間「咚」的一聲，扶著竹子的小小人影摔倒在地。

「小姐！」菁娘尖叫一聲跑了過去。

「那是她的續命藥，耽誤用藥可能會死。」袁正庭神情懊悔，「是我的錯，不該帶你來此。」

施綿倒下，被抱回屋中。

菁娘給袁正庭留了面子，沒對嚴夢舟說難聽的話，只甩去幾個恨恨的眼刀。

被袁正庭提醒後，嚴夢舟更不願意與施綿扯上關係，若是早知貴叔手中端著的是施綿的湯藥，他絕不會與之動手，然而他並沒有太多悔意，因為他始終認為施綿的暈倒與他沒有多大關係。

首先，施綿暈倒並非是受了驚嚇，因為他與貴叔過招時施綿完好無損，能跑能跳，順順當當地藏進了竹林。

其次，她會暈倒絕不是因為未及時飲藥，湯藥打翻時是滾燙的，無法入口，若一定要把暈倒的原因歸結到湯藥上，那也該是菁娘與貴叔熬藥不及時的過錯。

菁娘焦急憤恨地守著人，貴叔無言地重新熬藥，袁正庭在門外自責，嚴夢舟若是此時辯解，怎麼看都像是為自己脫罪的妄詞，但不論別人怎麼看，與他無關的罪責，誰也別想強加到他身上。

就在嚴夢舟要張口時，施綿動了動，所有人的視線集中了過去。

「小姐……」菁娘半摟著她柔聲呼喚，抖著手把備用的參湯餵進她蒼白的唇中。

姑娘小，眼睫格外的纖長濃密，無力地搨動幾下，嚥下了湯汁。連飲數口，淺淺的血氣回到臉頰，施綿有了些力氣，費力開口，「是我自己暈的……」

「別說了，先喝參湯。」菁娘不願意聽任何為嚴夢舟洗脫的話。

人甦醒，袁正庭提起的心暫時放下，帶著嚴夢舟去了外面。

庭院中有個爬著藤蔓的木架，架子下擺著張石桌，兩人坐下，嚴夢舟道：「今日事，可是先生與施綿聯和陷害於我？」

袁正庭面對質疑神色如舊，反問：「倘若是，殿下可會因此覺得虧欠？」

「不會，這事與我無關。我只會承認落入陷阱，是我行事魯莽、思慮不周。」

嚴夢舟坦白了心中惡意的揣測與態度，袁正庭也不再遮掩，回道：「陛下密信中說殿下在民間曾隨高人遊歷四方，性情強勢偏激，不聽管教。老臣帶殿下到小疊池來，的確抱有用小姑娘來磨練殿下脾性的奢望，但老臣再無恥，也不會用一個小姑娘的性命做賭注。今日之事，純屬意外。」

「再說我那舊友東林大夫，因為醫術高超，沒少被牽扯進財權、後宅之爭的災禍中去，為自保，研究出許多古怪的毒藥，老臣本意是借此引誘殿下留駐小疊池，慢慢磨性子……」

嚴夢舟凝目直視袁正庭，老人臉皮鬆弛，眼角布滿皺眉，渾濁的雙目不避不閃，任其打量。

另一邊，施綿歇了小半個時辰，參湯和藥全都喝下，面色轉紅，她感覺良好，可是菁娘不放心，守著她不許下榻。

「先生不是要走了嗎？我想去送送。」施綿央求道。

菁娘坐在榻邊刺繡，道：「先生不放心您，要多留一日。」

施綿已睡了許久，躺著無聊就去摸寢被上的繡紋，又左看右看，從窗子口看見外面搖擺的樹枝。

她黑溜溜的眼珠子轉動著，悄悄問：「那小哥哥呢？」

菁娘本不想提嚴夢舟的，但看施綿滿臉好奇，想著她長到這麼大，接觸過年歲相近的孩子不超過三個，便有些於心不忍，沒好氣地道：「打翻您的藥，害您暈倒，被袁先生罰著做雜活去了。」

施綿驚奇，「可我暈倒是因為血氣不足，以前就經常有，與他無關的啊！」

菁娘豎著手指「噓」了一聲，朝外看了看，低聲道：「那孩子性情太差，借此機會訛詐他，讓他長長教訓，省得以後不知輕重闖了大禍。」

施綿續命的藥只有晚上睡前那一碗，晨起和晌午的，都是補氣血的養體效用。袁正庭久未來小疊池，不知道施綿的具體用藥，見菁娘惶急顫抖，恨不得用眼神剗了嚴夢舟，就以為那是續命藥，而菁娘護短，明知袁正庭誤會了，偏不去解釋，也不准貴叔去說。

要怪就怪姓嚴的倒楣。

「可是我才訛詐了他千兩白銀。」

「千兩？」菁娘手中細針一偏扎到指腹上，她含住指尖與施綿確認，「怎麼回事？」施綿水靈靈的杏眼睜圓，映著菁娘訝然的神情，把先前的事情說了一遍。

「他答應了，少說會賠償給我一千兩白銀。」

有袁正庭作證，這賠償絕對跑不了。

一千兩在高門大戶也不是筆小數目，菁娘有點後怕，捏著手指沉思片刻，站起身道：「我這就去與袁先生說清楚，再向嚴公子賠不是。」

快走兩步，她忽然止步回頭，剛悄悄掀了寢被想要下榻的施綿一僵，若無其事地蹬蹬腿，重新躺好。

「不對，待會兒您帶著我過去，就說我心胸狹隘，惡意誣陷嚴公子。」菁娘年輕時在大宅院裡做過丫鬟，見識過不少高門裡的陰私，不管有意無意，做主子的主動請罪，再鞭答過犯錯的下人，對方就不好為難了。

施綿實在是躺厭了，就沒有反駁，反正屆時怎麼說全看她自己。

說做就做，確定施綿無礙，菁娘牽著她出門。

竹樓外，嚴夢舟袖口捋起，露出帶著薄薄肌肉線條的手臂，正在擺弄竹條，身後是一捆細竹，與搭了小半圈的籬笆。

他不覺得自己險些害了人命，所以只願意接受與一碗藥相當的懲罰，便是在小疊池周圍圈起竹欄。

聽見聲響，他抬眸淡淡掃了一眼，再垂下，沒給施綿半分反應。

施綿邁出竹樓就鬆開菁娘，歡快地跑到嚴夢舟跟前，道：「哥哥，不用搭了……」

「我不是妳哥哥。」嚴夢舟冷淡地道：「我有名字。」

菁娘見他不友善，想把施綿往身後拉。

施綿看出她的想法，碎步繞到嚴夢舟另一側，躲過了她，不想剛站穩就聽見他道：「腳。」聲音中不帶任何情緒。

施綿腳下正好踩了根竹子，她移開腳，把竹子撿起來遞給嚴夢舟，彎著笑眼問：「那我叫你十四好嗎？」

這名字是嚴夢舟嘲笑她時扯出來的，可施綿喜歡，就像她的乳名小九一樣。

嚴夢舟未否決，也不接她手中竹條，自己撿了一個，用力扎進土中。

施綿歪頭偷看他的表情，一手抓住竹條，一手摸著垂到身前的髮帶，歉疚道：「我暈倒與你沒有關係的，是我自己身體不好。」

嚴夢舟動作倏停，正眼看了她一下。

「我每日都要喝許多藥，但只有晚上的要按時喝，不能耽誤。」

隨著她的話音，嚴夢舟站直了，影子投下，一半落草地上，一半折疊在施綿裙子上，他低頭看著梳著雙髻的姑娘，雙眸微微眯起。

施綿撓撓臉，頂著他不善的目光，繼續道：「之前弄翻的草藥其實不值錢，不用你賠了。今日的事待會兒我會去與先生說清楚，不讓他罰你。山上的東西也隨便你動，做弓箭或者打獵，你想做什麼都可以，請你不要計較今日的事情，可以嗎？」旁邊的菁娘聽施綿隻字不提她，殷切道：「嚴公子，今日的事都是我糊塗，誤導了袁先生……」

「也就是說，如果我打翻的是晚上的藥，妳就必死無疑了？」嚴夢舟打斷菁娘賠禮的話，語氣像惋惜一般，極其難聽。



菁娘臉色瞬間轉青，瞪著他，恨不能將已出口的道歉話，一個字一個字嚥回去。施綿同樣警惕起來，往後退一步，看了看菁娘，小心翼翼道：「師父很快就回來了，他不會讓我死的。」

嚴夢舟聽明白了，東林聖手不在的話，誤了她晚上的藥，她真的會死。

他脊梁骨挺得很直，眼皮向下耷，忽然抬手，施綿反應慢，沒能躲避掉。

虎視眈眈盯著他的菁娘差點喊出聲來，結果他只是在施綿頭頂比劃了下，不顧她們兩人的驚惶，問道：「妳才九歲？」

他在腦海犄角旮旯裡翻找出施綿說過的話，確信沒錯，彎腰拿過施綿手中的竹條，兀自道：「打翻妳的藥是我不對。」

「嗯？」施綿驚訝得尾音上揚，急慌慌繞過去拉住施綿的菁娘也愣住。

無人知曉，其實嚴夢舟原計畫晚上與貴叔動手的，是由於袁正庭臨時決定午後就走，他才跟著提前，在晌午找上貴叔，若非如此，被他打翻的該是施綿的續命藥。嚴夢舟不接受任何強加在身上的罪名，也不會逃避應有的責任，他要等，等天黑，看東林大夫會不會回來。

若東林大夫不能在天黑前回來，那施綿多半真的會因為他的魯莽而死。

撿起麻繩將籬笆固定，嚴夢舟朝施綿伸手，「遞竹子。」

施綿對他忽然的轉變迷惑不解，雖然他語氣平平，但也比之前的嫌棄口吻好太多了。

她懷著莫名的情緒撿了一根遞過去，嚴夢舟接過，道：「太短了。」

施綿撻著裙子蹲下去挑了挑，找出一根最長的，仰著臉問：「這個呢？」

嚴夢舟掃了一眼，接過來，「唸唸」折斷一截，將餘下的插入草地。

旁觀的菁娘也迷惑了，盯了一會兒，做雜物的貴叔回來了，她趕緊讓貴叔守著，自己去尋袁正庭，將這事與他說了一遍。

袁正庭聽完笑了一笑，讓菁娘安心回來。

如此過了一個時辰，暮色四合，貴叔端了藥爐在小廚前熬藥，同時提防地盯著嚴夢舟。

竹樓四周的籬笆已經全部圍起，嚴夢舟收手，聽見藥爐上咕嚕咕嚕的沸騰聲，苦澀的草藥味道瀰漫在小疊池，他嗅了嗅，抬頭看天，秋月已早早冒了頭，懸掛在竹梢。

天黑了，東林聖手沒有回來。

「今日打翻妳的藥是我不對。」嚴夢舟轉向施綿。

施綿高興能插手圍籬笆，比往常一個人發呆有趣多了，正摸著籬笆，盤算著栽種些爬藤，乍聽嚴夢舟又提舊事，不禁懵懂看去。

嚴夢舟眼眸沉靜，彎腰拱手，「我向妳賠罪。」

在施綿看來，兩人之間發生過的事情都是小打小鬧，犯不著這麼認真地賠禮，轉瞬再想，其他的可以不算什麼，打翻湯藥的事情可大可小，真真切切浪費了許多藥材呢。

她摸著髮尾想了想，好奇問：「你拿什麼賠我啊？」

嚴夢舟道：「看妳想要什麼？」

施長林每隔三個月就會差人送東西過來，有銀兩、珍貴藥材、珠寶綢緞等等，吃穿住行與銀錢，這些別人能給的，施綿都不缺，她只缺一個能陪她解悶的人。

「那你在小壘池多留幾日，每日都要陪我玩。」

嚴夢舟聽得眼皮子猛地一跳，直覺告訴他這不是好差事。

他想去山中消磨時間，就過來問了句話，便被剝奪了打獵的工具；想與貴叔切磋拳腳，誤打翻施綿的藥，沾了自己一身腥。

只要和施綿沾邊，就絕沒有好下場。

「不行嗎？」施綿眼巴巴地望著他，眸中閃爍著燭火光芒，顯得人分外的可憐弱小。

嚴夢舟在答應與否中猶疑，不遠處，貴叔已經把熬好的湯藥端去了竹樓小廳堂中，喊了施綿一聲。

施綿扭頭看去，躊躇了一下，轉回來看看嚴夢舟，道：「我要去喝藥了。」然後跑回小廳堂。

竹樓前有兩個矮矮的石頭堆成的庭燈，裡面的蠟燭已經點燃，處在背風處靜靜燃燒著。

向前，木板門開著，廳中暖光融融，施綿進去後淨了手，坐在竹椅上，對著湯藥輕輕吹著，表情慎重，像是在進行什麼隆重的儀式。

貴叔與菁娘午後未干涉兩人交談，但從未離開半步，一直在用眼神偷偷防備著，就怕嚴夢舟再起歹意。

此時，貴叔處在小廳堂前，狀似躬身查看庭燈，菁娘面有疲憊，在旁邊的小廚屋門前捶著腰。

嚴夢舟向著小廳堂跨出一步，頃刻間，貴叔的腰板直起，兩腳分立，雙拳架在胸前，雙目緊盯著嚴夢舟，如捕獵的虎豹般蓄勢待發；菁娘則是腰不疼了、胳膊不酸了，機敏地向前邁出三大步，未見嚴夢舟再有動作才若無其事地停住。

嚴夢舟立原處，頭頂颯颯竹葉與落寞彎月，向著橘光聚集處高聲道：「可以。」

施綿捧起的藥碗放回桌上，循聲看去，貴叔堵在廳門正中央，視線被他寬闊的後背填滿，她傾斜著身子向外看，長長的髮帶幾乎垂到地面上，這樣才能勉強看見嚴夢舟，眉開眼笑道：「那我明日再去找你！」